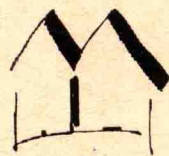


村庄 留住乡愁

石坚钢 周光荣

主编



东泉有亭，古松掩映，隔山有湖，十里长风犹送涛，
谁坐松下与岁月对饮？松涛、竹语、白云、幽泉。
举笔时，鲜花随处怒放；落墨时，山色已然成画。



村庄

留住乡愁

石坚钢 周光荣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庄留住乡愁 / 石坚钢, 周光荣主编.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526-2766-4

I. ①村… II. ①石… ②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8274号

村庄留住乡愁

CUNZHUANG LIUZHU XIANGCHOU

主 编 石坚钢 周光荣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文字编辑 张利萍

责任编辑 陈 静

责任校对 俞静娴 黄 薇

装帧设计 天恒仁文化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6-2766-4

定 价 49.80元

序：一起读一个村庄

村庄是什么？是母亲的子宫！你从那里来，却再也回不去。

这就是乡愁。

回不去，是因为时光回不去；是因为记忆里的事物找不到了；是因为认识你的人和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明明在那里出生成长，却在某一天成了客人……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在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之后，还有人会为山河伤心吗？”那些在城市出生长大的“00后”，不识五谷，不辨山风，没有在田埂上奔跑过，未曾在溪流里击水过，更不曾经历过一边在道地纳凉一边听鬼故事的夏夜，他们的乡愁在哪里？

那个祖辈生活过的村庄，留所有人共同的过去。而过去，是不能忘记的。

2013年，《诸暨日报》和诸暨作家协会开始考虑开一个关于村庄记忆的专栏，试图以精美的文字捕捉细微感觉，为一个个村庄树一座文字的纪念碑。记录的不仅有历史的诸多记忆，也有对现实生态的观察、对于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作家基于现代视角的思考和记录。

2014年1月3日，诸暨乡贤寿勤泽撰写的《唐仁》为《村庄·留住乡愁》专栏开篇，这成为最好不过的元旦献礼。专栏马上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叫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元清当即批示：“《村庄·留住乡愁》栏目创意很好！通过文字阅读，追忆村庄、村民共有的温暖，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此后，每周一篇。短短一个多月，我们就收到来自市内外的稿件20多篇。甚至远在国外的诸暨籍人士也欣然提笔。现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农业部圭尔夫



(Guelph) 人类营养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员的加拿大诸暨同乡会会长石贤权，怀着浓郁的乡情写下了对家乡霞俞村的思念与记忆，并为《诸暨日报》开设这样的栏目叫好。还有跟着专栏游走的傅才法大爷。傅大爷快八十岁了，从诸暨造纸厂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和骑着自行车去寻访村庄。2005年至2008年间，他踏遍了诸暨的每个行政村。自从《诸暨日报》与市作家协会联合推出《村庄·留住乡愁》栏目后，傅大爷再次开始了“村庄之旅”。每有一篇写村庄的文章刊登出来，他都要认认真真地研读，做好笔记，然后再一一前去寻访。他说：“这个栏目办得好，让每个读到文章的人，都能了解自己和别人村庄的历史。我带着报纸去寻访，更有针对性。”

2015年元旦，央视开播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这样的不谋而合让人欣喜。我们更为自己提前一年有了这样的策划而高兴。

时间快要走到2016年的岁末，三年的时光一晃而过。诸暨有1302个自然村，而我们的专栏还只写了150余篇。栏目只能告一段落。我们期待着用别的形式继续挖掘、发现我们的村庄。比如浙江省民政厅牵头拍摄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大地有名》就是很好的一个形式。

楼家桥、营盘、全堂、藏绿……让我们随着作者的文字，一起读，一起感悟，一起怀念那一个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村庄。

是为序。

石坚钢 周光荣

2016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 001 唐 仁 / 寿勤泽
- 003 大 门 / 陈恩裕
- 005 佳山下 / 周 明
- 007 石马坞 / 章飞燕
- 009 霞 俞 / 石贤权
- 011 青 龙 / 顾国莉
- 013 丹桂房 / 海 飞
- 015 雄 踞 / 吴瑞贤
- 017 高 山 / 宣浩军
- 019 先 进 / 陈 强
- 021 西山下 / 陈国丽
- 023 潘家坞 / 潘 丹
- 025 高岭下 / 杨佩瑾
- 027 荷香畈 / 傅祝琴
- 029 洄 村 / 傅益旦
- 031 晓 居 / 楼海霞
- 033 庐 墓 / 赵校根
- 035 江水沿 / 周剑成
- 037 山 头 / 吕 敏
- 040 紫 薇 / 陈 钢
- 042 前坑坞 / 陈 军
- 044 斯 宅 / 江林红
- 047 殿 下 / 徐振宇
- 049 朱家站 / 蒋小明
- 051 墨城坞 / 寿可飞
- 053 留霞庄 / 郭 华

- 055 阳 春 / 郭巨松
- 057 下文安 / 边建松
- 060 全 堂 / 杨 易
- 062 杨曙霞 / 周伟潮
- 064 姚公埠 / 姚玲君
- 066 古有贤 / 蒋慧霞
- 068 石峡里 / 赵壮奇
- 070 花明泉 / 何珠华
- 073 上 河 / 俞琦杰
- 075 徐家坞 / 徐建锋
- 077 石 碓 / 黄欢小
- 079 藏 绿 / 俞琦杰
- 081 丰江周 / 周建华
- 083 陈 家 / 陈 钢
- 085 庄余霞 / 陈冬梅
- 087 上 和 / 陈大明
- 089 泽 泉 / 杨静之
- 091 读 山 / 陈恩裕
- 093 大 溪 / 屠家威 周承楷
- 095 杨家楼 / 吕 敏
- 098 汤家店 / 方中文
- 100 骆家桥 / 陈全苗
- 102 钱家坞 / 孙雪洲
- 104 李 村 / 陈寿定
- 106 笕竹岭 / 马伯成
- 108 小盘龙 / 骆介平



110 义 燕 / 黄仕根
 112 赵 家 / 赵校根
 114 墙 头 / 何建明
 116 良戈舍 / 蔡 嘉
 118 詹 家 / 詹仲德
 120 金家站 / 金传渝
 122 寺山湾 / 寿成甫
 124 张 庄 / 翁建飞
 127 大 林 / 苏 北
 129 楼家桥 / 楼海霞
 131 泰 山 / 宣月秀
 133 梅 苑 / 陈 钢
 135 张 胡 / 张招娣
 137 金竹坞 / 郭 明
 139 白沥畈 / 蒋明华
 141 旺 妙 / 惊 墨
 143 陈 家 / 陈 华
 146 宣何街 / 老 信
 149 藏 绿 / 周增辉
 151 刘家山 / 刘纪明
 153 顾 家 / 顾国莉
 156 双苑湾 / 楼海霞
 158 梅 店 / 周云祥
 160 下 吴 / 钟宝琳
 162 孟冯沈 / 郭 明
 164 黄家埠 / 蒋金勇
 166 洋 湖 / 王 白
 168 五指山 / 周仲文
 170 火烧吴 / 吴五六
 172 满 洲 / 杨赅春
 174 魏 廉 / 魏永达
 176 篁 村 / 何超珂
 178 金鸡山后 / 郑 永
 180 仙 日 / 徐志光

182 青 山 / 杨根良
 184 大路杨 / 徐发明
 186 卓 溪 / 刁卓璐
 188 琅 山 / 王水木
 190 新 旭 / 毛岗燕
 192 祥 头 / 章伯洪
 194 金 岭 / 何芝芳 金传渝
 196 石 门 / 徐志光
 198 洩 头 / 周承楷
 200 何家山头 / 何仲尧
 203 溪 埭 / 俞广平
 205 汪家坞 / 李科才
 207 鲁 戈 / 蒋金勇
 209 溪 北 / 周承楷
 211 霞 阳 / 杨绛天
 213 珠 桥 / 俞广平
 215 黄泥山头 / 顾春芳
 217 枫 塘 / 徐志光
 219 龙 珠 / 杨新安
 221 单家甸 / 周承楷
 223 双 桥 / 袁水泉
 225 三 村 / 陈小夕
 227 里市坞 / 蒋金勇
 230 紫草坞 / 张利苗
 232 翁家埂 / 翁叶江
 234 大桥头 / 俞广平
 236 杜黄新村 / 陈冬梅
 238 赵公桥头 / 李科才
 240 营 盘 / 何仲尧
 242 阮家埠 / 虞江水
 244 梅 岭 / 杨赅春
 246 斗 门 / 何仲尧
 248 宝稼塘 / 莫 莫

唐 仁

◎寿勤泽

唐仁村，是同山镇最大的寿姓聚居地。深秋时分的唐仁，山也朗润，水也清和，山鸟互答，空谷传声，空旷的田野上迷蒙着几许禅意，心底无事，只那样一路行去，便也会生出境界来。

唐仁村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寿姓先祖于宋室南渡时就已迁居到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村子北倚六峰山麓，山与山，或交臂，或叠股，或搂或抱，百态千姿。村里古树参天，每到秋季，满山树叶色彩斑斓，粉墙黛瓦掩映其中，美不胜收。村南有清澈的溪流穿越而过，清流潺潺，给安静的村庄带来清激动听的乡间乐音。溪流两岸都是稻田，时见鹅鸭在溪里觅食嬉闹，三三两两的黄牛带着牛犊在长满青草的田埂上踱步啃草。

一进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棵冠盖如伞的古樟，抬头仰望这些历经数百年的参天古木，每株都得两三人合抱，让人联想到这个古村所历经的沧桑。

唐仁村物产丰富，四季出产各类鲜美的水果，春有樱桃，秋有板栗，还出产茶叶竹木，尤其是名闻遐迩的高粱名酒——同山烧。唐仁出产的高粱酒历久弥香。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唐仁村成为酿制村醪的上佳之地。其地北倚六峰大山，山深谷幽，山水水质清冽，以古法烧制的高粱酒口感清冽醇香。站在唐仁村村口远望，种满高粱的山地连绵伸展，一直伸向远方。

唐仁村素以老街、书院、古祠堂而闻名。

与大多数江南的村庄一样，村里的老街是石板与鹅卵石铺就的，贯



穿起全村的数百家农户。老街的东头，连接着四乡闻名的古祠堂，这座祠堂与边村祠堂一样，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建筑精美，令人赞叹不已。

自古以来，唐仁村村民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村中至今还存有“我乐书房”遗址。当然，最为著名的要数村人联合邻村建造的达材书院了。这所书院为唐仁乃至同山百姓培养了无数人才，因此留名青史。

行走在村里，每一幢建筑、每一处院落，都让人体悟到一种山峰独峙，溪水寂流的乡村深味。村里的民居大都是顺着山脉走势而建的，白墙黑瓦、马头高墙、飞檐翘角、青石门楣，大都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古建筑。从远处望去，那些民居掩映在深浓的树色之中，民居与民居之间，上下映照，仿佛是立体的建筑一般，层层叠叠，错落有致。

从高城头进入唐仁村，村口存有一个饱经历史风雨洗礼的古亭，亭子的石匾上写有一手俊逸清朗的王羲之书体，亭前一匾书写的是“玉蕴山辉”，亭后一匾书写的是“珠怀川媚”，两匾将古村的山川风物、人文特质传达了出来。

唐仁村不愧是书画之村，书画艺术人才辈出。就以当下活跃于书画界的名流而言，西泠印社社员中，唐仁籍的就有丹青名家寿崇德，篆刻高手陈民等，还有寿再生、寿觉生等画家。每次回乡，村里松影参差，苍苔盈阶，流水无声，落花满径，诚然是一处驱墨遣怀的清嘉胜境，我的心常会沉浸在浓黑的墨汁与洁白的宣纸之中，产生创作的冲动。

少年时代，我的书法学习得益于村里的好邻居相助。家有芳邻，犹如置身百年酒窖深处，芳香之味，历久弥香，醉人心魄。邻居伯伯陈先生是家父好友，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字，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他督责我每天临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作为学习行书的起步。他告诫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324个字，你一天写100个字，三天差不多就可以写完一遍《兰亭集序》了。”我每次从先生那里回来，就在阁楼的南窗下观摩古帖，挥毫走笔。

每次想起故乡，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唐朝诗人留下的“钱塘江尽到六峰，水碧山青画不如”的诗句。徜徉在这片山环水绕的土地上，我静静地思考着，任岁月过去多少年，故乡唐仁村都会深深地沉积在自己的记忆深处，永不消逝……

2014-01-03

大门

◎陈恩裕

大门不是门，是一个村落，在璜山镇东部。

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访了这个村子，回来后又在故纸堆里寻找它的历史印痕。

从璜山集镇往东南行，有大门村，光绪《诸暨县志》记载：“大门村，四山围绕，一水中流，水口两山卓立如门，故名，即宋之大门里。”两山伫立如门，这就是大门村名的来历，这或许是中国最大的一扇“门”了。

大门在黄箭山西南，黄箭山是和春秋时的一个传说有联系的。万历《绍兴府志》载：“黄箭山在县东南七十里，上有石峻立，高十余丈，复有石如盖状。”光绪《诸暨县志》也有记载：“黄箭山……亦名黄竹山，俗传范蠡遗鞭于此，生笋成林，竹皆黄色，故名。一名黄济山。”

而在春秋传奇里的大门，却没有更多的神话色彩，它和别的山村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丛山之中，绿树掩映，翠竹环绕，鸟语声声，小溪淙淙，潭水清冽，鱼翔浅底，这是一方景可观、径可游、境可居、情可悟的清静山地。

但大门在历史上并非只是一个静穆的地方，当历史走过汉代，这个村落就成为一片热土。东汉兴平二年（195）起这里成为县治所在，《永乐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三》记载：“兴平二年，分诸暨大门村为汉宁县，吴改为吴宁县。”光绪《诸暨县志》写到大门村时有这样的记载：“今村中尚有屏墙，似从前曾设衙署者。”

在大门设县治，主要是管辖东阳一带，当时属会稽郡，是东阳建县之起始。“汉”“吴”都是所属的朝代，而宁是“安宁”之意。康熙《东阳县志》记载：“东阳其始建邑名汉宁，继名吴宁。”道光《东阳县志》也记载：“东阳为越南句无之地，



汉时分隶乌伤、诸暨县境，汉末始置吴宁县，唐改为东阳。”

关于汉宁县和吴宁县，《后汉书·郡国志》《隋书·地理志》等史书中都有记载，1993年的《东阳市志》这样介绍：“今东阳地为诸暨、乌伤县之一部分，属会稽郡……汉末兴平二年（195），析诸暨置吴宁县，取‘吴地安宁’之义，治所在水门村（也作大门村），为东阳建县之始。”

以在大门置汉宁县作为东阳建县之始，这是史学界普遍认同的。

大门以山石为村名，这里的石头当然十分有特色。现在的大门虽然找不到作为县治时的那种繁华和嘈杂，但是石头却像一个个印记向人们昭示着这个村子的个性。

大门的石头在村边山上排列成阵，它不是石林，也不是石笋，在山间，大门的石阵势如瀑流，大小不一的岩石形成一道开阔的甬道，从山顶向下“倾泻”，就像是凝固的水流，石头或斜矗，或俯卧，或叠成杂书状；或堵成车流样。这一大片奇石，老百姓称之为“石髻”。虽然山路不是很好走，但竹木丛中这些原始的石阵保持着古朴的原生态，比起那些经过雕琢的石头来，更加耐看。

大门有奇石，还有秀水。

大门的水流，古谓之大门溪，它与从黄箭山、徐里西下而来的梨头岭溪及石壁西流的水道融汇前行而入开化江，经水口向璜山镇流淌而去。光绪《诸暨县志》记：“唐家山之阴，大门溪之源出焉。西流经大门村……梨头岭，当大门东迤，水自岭下西流，经黄箭山。”

石奇、水秀、林茂、道幽，这就是眼前的大门。

大门的道路依山傍水，因为当时这里是县治，这扇大门前有过“诸东古道”。那条路从诸暨县城经街亭、五灶，过璜山，再经大门到石壁，越鹭鸶岭、枫树头往东阳巍山。

眼前这条古道已融合了现代和古朴，但从大门山间的晨风里，似乎还能听到遥远的车马商担声从汉唐飘来。大门群山下，那片片古枫林，在我们的面前显得苍老，但在“诸东古道”的历史记忆里它还很童稚。

现今清静悠然的山村原来曾是东阳的县衙，这扇“大门”不可谓不大。

2014-01-16

佳山下

◎周 明

平旷田畈中央的一个自然村落，村名居然有山，名佳山下，为草塔镇辖。

据史料记载，佳山下旧属草塔十六都，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实行保甲制时，佳山下与陈家村属草塔十一保。1954年，行政区划调整，佳山下与方家、朱家、陈家四个自然村合并为陈家村。现则归属菰塘东村。

有关村名的传说，众说纷纭，记二说：

一说很早很早以前，村后有一座小山，草木葱茏，名佳山，坐落在佳山下的村子便由此得名。只是时过境迁，佳山早已夷为平地，荡然无存。

又一说，小村四周本无山，祖先崇拜山神，便假想有朝一日村后出现一座山以庇佑村民，假想着的山，便是好山。“假”与“佳”互为谐音，便有了佳山下这样一个充满想象的村名。

整个村庄实是一座大宅，除了朝南开出的台门以外，外观呈完全封闭状态。整座大宅为长方形建筑，横向约有两百米，前后纵深则百米有余。

大宅呈现徽派建筑风格，粉壁、乌瓦、马头墙，粉壁被岁月风尘所蚀，呈现老灰。

依靠弄堂，大宅被大体分隔成似井字形的递进状。前后由内弄堂相隔，左右则被一条前后贯通的朝天弄堂分隔成东西两厢。朝天弄堂窄而长，便抽风。夏日的傍晚，端一张骨牌凳，围坐在弄堂口乘凉，手中一把麦草扇，甚是惬意。

大宅内由围廊连通，屋前屋后，建有天井，前天井窄，后天井方且阔，还建有水池，可见旧时建房消防意识很强。前后天井，采光好，虽封闭，室内光线依然充足。这样的分隔，似乎很像是大户人家的手笔。大宅东侧，另有一座四合院风格的独立院子，就叫四房。



大宅西侧，有茧站，是颇有历史的建筑。《草塔镇志》载：“民国十九年，赵某集股开办‘兴隆茧站’（在佳山下），与杭州纬成丝厂合资收茧，推广杭州萃盛制种场的改良蚕种，春秋两季各发蚕种 5000 张，张产最高为五十市斤，正常年景每季可收鲜茧 1000 担，少则 700 担，最高达 1500 担，受浙江省蚕丝统制委员会管辖。县有蚕业指导员长驻茧站……民国三十一年，兴隆茧站库房被日本侵略军烧毁，停止收茧。1950 年，草塔供销社接收兴隆茧站和同兴茧站（在杨家楼），合二为一，成为兴隆茧站，此年收茧 1500 担。”

大宅东侧的一座大院，或被粮管所征用。1953 年 11 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此院为小西区粮食管理所所在，一直沿用。每年双季粮食进仓，佳山下车水马龙，一片繁忙……

整座大宅，砖木二层结构，精致而充满细节。尤其是木质构件，雕刻功夫甚是了得，无论是浮雕还是镂空雕，均刀法干净，虽匠气很足，亦不乏艺术气味。尤其回廊上的牛腿，大多镂空雕刻，图案中有古人物，还有葡萄、高粱、稻穗等等。天井屋檐瓦当上的一些砖雕，也传神得很。

邻家正壁，四扇木门相连，门的中央地带雕有完整的图案，清晰、生动，说的是“孔融让梨”的故事，连环画样式，共八幅，每扇两幅。孔融画得最有意思，大头，胖圆脸，一脸稚气，手中捧着大梨，很抢眼。

岁月沧桑，大宅自然被尘世所侵，尤其“文革”时期，建筑构件中的图案首当其冲，被归入“四旧”，能铲除的铲除干净，铲除不净的，也被弄得面目全非。邻家“孔融让梨”图最为可惜，可爱的孔融，头都不见了。

村前道地，平旷、阔大。晒二季稻谷，还晒麦子。道地前方，原是一条泥土小道，间嵌卵石，蜿蜒穿过田畈，通往草塔老街，走走也就十来分钟时间……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草塔庙会，也是农村物资交流会，俗称“会场”。佳山下道地大，又靠近老街，耕牛交流便被安排在此。几百头耕牛集中在道地上的景象，那是相当壮观，有黄牛，有水牛，还有牛犊。牛们集体咀嚼干草的声音是好看的，佳山下上空便弥漫着浓烈的干草的气息……据《草塔镇志》载：“1957 年规模最大，到场耕牛达 3600 头，成交 2700 头。”

以上是记忆和文献中的佳山下了。前些年，新农村建设，佳山下被整体拆除了。在大宅旧址上，建起了一座新村，一幢五层。

2014-01-10

早年间，诸北丘陵地带那些山坞里的村庄，依山傍溪、竹篱花树，白墙黑瓦间弥漫着农耕社会纯朴而清新的气息。石马坞就是这些村庄中的一个。

一直不知道“石马坞”名字的由来。问村里的老者们，他们也不能说清，只猜测可能与石马之类的传说有关。后来翻看史料，才知与传说有关的并非“石马”，而是“石牛”。《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十二说：“石牛坞，在县西六十里，属义安乡。《章志》云：相传坞有牛，在村食苗，人喝之，即化为石。”石牛坞是石马坞村的一个田畈名，神牛的传说使这片田地笼上了一层神秘色彩。然而关于石马坞，县志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只记录了其原来的名字叫“石姥坞”——《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载：“石姥坞，在县西五十里，属义安乡。”

在古代，“姥”字很多时候用作对年老妇女的敬称，如“西姥”即为“西王母”。“姥”用作地名时读作“mǔ”，李白著名的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天姥山，福建东北部的太姥山等，都是带有“姥”字的古老地名。《漳州图经》说：“闽越负海名山，多有名太姥者。”近来有人考证，“天姥”和“太姥”很可能是南方越人对其远古母系氏族时期的越人始祖母的信仰和崇拜，最终升华为神话人物。诸暨、新昌、福建三地同属古越国地区，依“天姥”和“太姥”类推，“石姥”很有可能是远古时期的另一位始祖人物。如此说来，石姥坞还是一个充满古越文化气息的村庄。只是当地口音中“姥”与“马”发音相近，年月渐久，“石姥坞”大概就这样慢慢地成了“石马坞”。

石马坞村里的大姓有章姓和俞姓。几百年前章家太公从三都一路辗转迁移，落户过几个地方都不满意，直到某一天来到石马坞。当年章太公因何机缘来到石马坞已无从稽考，或许是特意寻觅，或许是“误入藕花深处”，总之眼光独特的



太公看中了石马坞，觉得这个村庄背后那大片的石头山，是子孙后代可以用以吃饭的本钱。于是买下田地，迁到这里长久安居。

章家太公的眼光果然不错。此后的绵长岁月里，他的子孙们多半靠这村后的石头为生。那些大片的石头，都是成色不错的石灰石，加上环村多山，柴火丰足，烧石灰成为一个不错的行当。早先烧灰用的是木柴，称为“柴灶”。人们用石头砌成灰窑，里面放入石灰石，备足三万斤柴火，连烧三天三夜，黑乎乎的石头就脱胎换骨，成了雪白的石灰。石马坞的石灰色白体轻，很受富阳、萧山等地造纸作坊的青睐。20世纪80年代以后，村里大量开采地下石煤，石煤烧灰于是兴起。当时石马坞大大小小的煤灶有六七座，石灰产量相当可观。运灰的拖拉机和汽车来往穿梭于山村，一时间车马喧嚣、热闹异常，石灰生产达到全盛。十多年后因污染严重，灰窑被政府陆续关停，石灰从此退出山村的百年舞台。

除了石灰，石马坞还有一种在周边享有美誉的小吃，那就是“糖漾”。糖漾是一种米糕，每年七月半时节蒸制。七月十二晚，主妇要将米淘洗浸泡，次日挑到石磨上去磨。吱吱嘎嘎的推磨声中，浸胀的米粒被缓缓添入磨孔，随着磨盘转动，化身为洁白浓稠的米浆。晚饭一过，主妇要将米浆分成两半，一半掺进红糖，一半掺进白糖，然后备足柴火，竹屉上锅，蒸制就拉开序幕。村人将这过程叫作“浇糖漾”，“浇”字用得十分形象：先在竹屉上浇一层白浆，待到白浆蒸熟，再在上面浇上一层红浆，如此反复。等到十来层厚的糖漾浇好，已是半夜时分。主妇将整块的糕取出放于通风处摊凉，次日凌晨早早起来切糕，一番直切斜断，一块块厚墩墩的菱形米糕，带着精致的褐白条纹，就优雅地呈现在晨光初露的农家灶台前了。

农历七月半是一年中最为酷热的时节。早年的农村没有冰箱，“娇气”的糖漾很难保存。主妇须得早早叫醒男人或孩子，摘一张新鲜荷叶盖上，让他们趁着早风凉，翻山越岭地将这节日的美味送给至爱的亲友。每位邻居的孩子都能得到少量的友情馈赠，虽然少，却是珍贵的。在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里，这香软、甘甜、清凉的糖漾，是乡村孩子一年一次难得吃到的舌尖美味，也是他们童年里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

暑热的天气、繁杂的程序，食物紧缺的年代里历经辛苦制作的美食，大部分竟是送给别人，很多人会觉得难以理解。然而这就是石马坞人，刚烈的性情背后掩藏着一颗有情有义的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为那些艰苦的岁月、为生活在乡村的寂寞生命，增添过不少心灵的慰藉。虽然在物质丰富的现在，这一切渐渐地淡化了，但乡村的传统还在、过往的记忆犹存。很多时候我觉得村庄就是我们灵魂的存放地，怀念村庄是一种幸福。因为只要村庄还在，我们至少还有一豆灯火可以眺望，还有一方土地可以皈依。

霞 俞

◎石贤权

两个多世纪之前，直埠镇霞俞自然村曾是浦阳江边繁华兴旺的古镇。霞俞从建村、发展、繁荣、式微，再到后来的慢慢复苏，展示了千年兴衰的曲折路和道不尽的辛酸往事。

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蒋姓、王姓、俞姓族人陆续从岭里山区向湖田平原地区迁徙。早期来自岭里山地的农夫，逐步聚居于花山山脚下的丘陵山坡地。由于蒋姓族人最早落脚这块热土，当时这新的村落就被称作“蒋村园”。后来蒋家、王家两族又陆续外迁他乡。根据地方县志记载，明朝初年，一些俞姓家族从次坞山区迁来定居，从此俞姓人口就最为兴旺。

村屋宅基多数是坐西朝东。每当晨曦升起，穿过浦阳江上淡淡的雾气，村头屋宅和四周的田畈地、树林、竹园都被一片霞光普照，前门墙壁一片金光，菜地桑园更是五彩缤纷。人们在这里开垦荒山坡地，使之变为菜园桑田，在象湖畈围水淹芦塘为水稻田，沿浦阳江江岸的深塘水面种藕养菱，渐渐地，几千亩良田连成了绿油油的江南粮仓——象湖田畈。

明朝洪武初年，一位私塾先生受聘于俞姓宗族，有学生描述这块家园是“霞光照耀下的俞姓家族宝地”。喜闻子孙后生学业有长进，也念及私塾先生惠泽后人，族太公就召集宗族中的几位元老议事，商定把“蒋村园”改名为“霞俞”。

洪武年间，山东崂山寺外游化缘的一位独臂道士沿浦阳江江岸前行，在某日晌午时分，走到霞俞村对面河岸停脚稍息。环视四周，独臂道士突然拍腿跳起，面向霞俞村三跪九拜。“霞俞背靠花山山岗，像太师座椅，稳重厚实且威严端庄。右手边的黄龙山岗和左手边的老虎头山岗，像太师座椅上的左右护手，是龙虎护卫。平坦舒展的象湖田畈上良田万顷，像书案桌面。岸边的菱塘荷池像砚田，静



静流过的浦阳江是长年流进硯田的活水源，真是硯田活水天上来。远处的渔庐山岗，三峰并列，更像搁笔座架……”独臂道士沉思良久，惊叹这里“文房四宝样样齐全，实乃得天独厚之地”。

这独臂道士夜里到赵家埠客栈投宿，还在茶馆里讲述了他白天的发现。茶馆客栈历来是旧时代的讯息中心，以口传的方式把“霞俞是风水宝地”的讯息传遍了赵家埠各商行、住家及周围的大小埠镇。明朝永乐年间，大批俞姓族人迁来霞俞，俞姓家族人口大增，再加上别姓家族，霞俞已渐渐发展成农、工、商综合的大集镇。原在赵家埠镇上居住和开店的财主、富商、员外们，纷纷到霞俞建楼开业。其中一位开当铺的陈姓财主移居霞俞，在霞俞村村南购买了一块地，取名“陈村坞”。挂着“当”字大牌的陈家当铺开张，“陈”和“当”字招牌用整块樟木雕刻而成，字字漆金粉，嵌蚌壳片。“陈行当铺”牌高高挂起在陈村坞陈家大宅南厢房，在太阳底下金光四射，在夜间的烛光下也闪闪发光，一派富贵。据说当时陈家坞当铺地窖子（即藏放金银的地下宝库）就有三个，用大青砖和石条砌成，深入地下七尺，既可防火又可防盗。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开始了震惊中外、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清道光四十年（1861）秋，侍王李世贤再次带兵进入浙江攻克金华后，第五路军过东阳攻克诸暨城。一支五路军沿浦阳江而下，在渔庐山脚的秧地畈安营扎寨，对赵家埠镇、霞俞集镇采取外线观察、围而不打的战略。“吃的油穿的绸，都到包村去杀头”，三天后的拂晓，头扎红巾的太平军从东、南、北三面扑向霞俞镇。他们手执大刀，寒光闪闪。财主老爷们被团团围住，只见刀光剑影，人头落地。太平军冲进镇内，把陈家当铺、米行、客栈、盐行、药店、酒铺等，统统点火焚烧。不到半个时辰，整个霞俞镇已是一片火海。熊熊大火整整燃烧了七天七夜才慢慢熄灭……

几个世纪以来造就的霞俞重镇，就这样在大火和残杀中化为乌有，霞俞的千年辉煌和梦想，统统湮没在烟云中。成千上万的冤魂，连同这些残垣断壁，一起被埋葬在这块号称“风水宝地”的焦土下。

2014-02-14